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節度下刺史附

與于襄州集作陽書一首

上集作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一首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一首

上賈滑州書一首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一首

與池州李使君書一首

與宣州崔大夫書一首

與浙西盧郎中集作大夫書一首

幕職上

與顧記室書一首

上雍州高長史書一首

節度下刺史附

與于襄州集作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再集無再字奉

書尚書閣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

進集作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

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

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

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

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

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

不肯顧其下故髙材多慼慼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別本一有出人二字之才特立集有而字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閤集作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

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也集無也字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集無曰字請自愧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是集無是字不過費閣下一朝之宴集作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集作與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焉集無焉字愈恐懼再拜

上張徐州薦薛公達書（集作與）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小子誠其人令言則無故過濡恩惠思以極報之謂也伏惟閤下仁義風天下任帝室宏奇名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集作導）之事使四方無聲色之娛（集作則無四方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從之（一無此三字）則亦稱顯位雍容暇豫而（一作於）又何求則可以取特達不覊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

六抱驚世之偉材發言挺志覓絶集作拔天秀服仁食義融内光外直剛簡質與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議凛瑩氷玉隱慝潛姦滅心鑠謀然令尚幽塞未光敌集作彌非縮銛利静集作靖居河洛惟髙公之清風驅馬千里文以為贄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集作以遇釆集作未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黷視聽不以令之譽言九字集作黷聽不令之言故小子忘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垂纖餌溟泉冀吞舟之魚則疎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大夫其裁之

代張籍與李浙東遜書

日月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集作能專制於其境内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集作於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

獨喜常以為自今已以集作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竒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集有棄字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户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

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集作固能計）幸未死實欲一吐出（蜀本有心中二字）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尚置（蜀本作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集作為）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集有也字）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集作聆）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

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日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絶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集無之字)度之籍慙靦再拜

上賈滑州書

愈聞儒服者不敢用他藝(蜀本作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集作首)以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

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故（集作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蜀本作華）發英作唐德元（集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竦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閣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墀遂拜書家僕（集作童）待命於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集作退）

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與京西節度使刑部尚書書

月日客有昌黎韓愈者謹再拜上書閣下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文粹作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

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一作於是者亦蓋有其說云集作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

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集作又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集作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己集有也字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集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蜀本有以字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蜀本有以

宇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固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常集作以天下之安危在邉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速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除集作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集有之字意閤下其母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集本疊幸甚字韓集無韓字愈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杜牧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濶畧疎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已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

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鋭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親形勢潔潔小（集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集作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

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謬私自喜賀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

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强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眞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愼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

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疏集作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如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汩一作滑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控集作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長短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

天鑿玄躡於無蹤筭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為師耳既參之於上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討論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

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冀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欝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骨臆間不以悁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陰一作防是脘大醉繼飲其他無

所道牧再拜

與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沓天洸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潔潔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廻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及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權得失去就分寸銖黍一作

兩閒多是其人也獨閤下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後知後進潔潔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閤下迴首一顧舒氣决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詞以取媚也不知閤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閤下壽考福禄祝之無窮牧雖不肖則亦千百閒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飢而飽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鐍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奉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

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効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慉中為之不已矣(集作久)於其事(一有不字)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與浙西盧郎中(集作大夫)書

牧頓首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

舉得官凡半載既非生知復集作亦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効施展朋友與游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嚮此時郎中一顧一本有而字憐之手攜指畫一一誘教叮寧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怠使牧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腑集作肝膈牧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議各悉所懷一俯一仰如久而深者久

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級遠于尊重欲望收郵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爰集作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令敢謹寫所為文一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不至於工令以為獻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説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惕懼之至牧再拜

慕職上此非郡幕

與顧記室書　　徐陵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隷殿下殊恩逺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惟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見陳暄者帽簪釘額絛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為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惟云

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敫為信言致成隱免此事寃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勝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兖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為又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耶紀文卿公向璡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為故敬常晉

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陜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為郎勑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寃濫吾昔在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説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不能委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一作戎機）多務所以不敢祈

冐弟與吾遊眷烝（一作亟）廻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有使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殖幽泉無恨灰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賔雖魏（疑作愧）家丞庶呈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

徐陵白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明長史一作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與一作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跱一作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享吉進退利貞今嶠當休明之期權去就之分滄州容遁未貞嘉遁之名一作文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

升斗僮僕之輿鄰趨走之為使婆娑塵垢之下踸踔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實難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廻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為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一作艱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唯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

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俟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年毛遂之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欲進欵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一作客至不孤不孤一作果有彈劍之石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愍懃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鐘吐亹亹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

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深(一作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粤若啟(一作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地(一作墀)而心啓或(一作乃)迴天奬立(一作憑)紫樞而自逸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貢帛翹車行(一作辛)枉錯薪之駕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

達人前惠鄙賤一作陋之質未改提奬之恩已别昔時薑桂早因得地而生今兹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基一作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斂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形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懇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謗所以低廻一作佪岐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自已者也夫引徃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

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伸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局鑰闇奥使屬睇之目隔愈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髙而望絶仰一作御賔以之失位雋客以之亡一作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黄鵠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黄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敢一作取義之賔輕若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矣敢薦狂斐一作妄惟君侯

擇焉嶠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一首

與京西幕府書一首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一首

獄中上隋高祖書一首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一首

幕職下

上絳州上官司馬書　　王勃

月日龍門百姓某謹再拜奉書于司馬上官公足下蓋聞靈化出於窈冥帝圖寄於寥廓聖人生而萬物覩太

階平而四國會故曰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績至今雷奔雨嘯風前疑作旋電轉拾青紫於俯仰取公卿於朝夕雲臺廹漢南宮列元宰之圖霜戟羅門北闕據名臣之第嘗見之矣至若時非我與雄略頓於窮途道不吾行髙材屈於卑勢孔宣父之英達位未列於陪臣管公明之傑秀名近終於郡屬有時無主賈生獻流涕之書有志無時孟軻養浩然之氣則亦有焉豈非妙造無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

有待動靜牽乎所遇向使太公失於周伯則旗亭之屠父韓信屈於蕭何則轅門之餓隷又焉得鷹揚豹變吐納風雲者哉故曰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覩夫得失之際亦窮達之有數乎其有邀時譽忘廉恥狗茍得設向背於朝廷立縱横於勢利舉三寸之舌屈辱豪門奉咫尺之書逡廵下席皆自謂材足以動俗智足以濟時鐘鼎輝其顧眄冠蓋生其籍甚豈知夫四海君子攘袂而恥之乎五尺微童所以固窮而不為也此蓋莊周有言所

以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語曰談何容易易稱書不盡言知談之不易而欲言之盡以是思之良可知矣下官者康衢之賤耳嘗聞闕里之言頗挂平輿之目豈不知塵形俗狀游水鏡而多慙抱鼓援鼙偶雷門而自失而欲刻鵠飾梟唐突扃餘疑者邪徒以登山泛海庶測高深執炬傳螢希增日月三奔九合下官聞管仲之風千載一時君侯受鮑卿之託是以敢陳其徑庭一作挺不然則秋風明月西江留獨往之因桂嶠松巖南山有不

羣之地矧區區者而重高明之閭閾君侯極天分構振
璸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瑶臺
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皐獨唳望
鴻漸而翻霞丹穴高鳴對鵷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
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卧理藩維克振既
叅來暮之歌邦國不空自有康沂之相加以雄材廣度
散琬琰於胷懐逸氣遒文運風霜於掌握廹青霄而構
舍煙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測

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記(一作託)賔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心(疑)禮得龍驅之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而已哉借如僕者言不滿於鄉黨聲不出於堂閾東海取樂於簞瓢南山畢志於文史飡花佩葉入蘭室而談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嘯逸揚子雲之澹泊心竊慕之嵇叔夜之逍遥真其好也未嘗露才揚己飾小智以驚愚假勢憑時託中人而樹迹遍遊天下寒(一作容)心

於將相之門獨守太玄側身於名利之境嘗謂奉琴巵於北牖詠詩禮於南陔坐商洛而折一作浙雲英臨江湖而採煙液生願畢矣而屬鸞扃停逸頻虛不次之階鶴板徵賢累發非常之詔天下有道吾豈匏瓜承達人一顧之榮辱公車再辟之禮平津侯之博物終屈奉常賈大夫之才名猶逢絳灌況庸者而可免於此乎君侯要津先據圖海盛於當時下官覆簣方勤為山始於今日雖陵深谷變終非入室之賓而晝詠宵吟敢預升堂之

列夫以幽明不測尺標見天下之心巨細相傾寸管合羲舒之度豈非道存斯貴理在必亨覇畧近發於輿歌皇圖不隔於芻議故有榮枯絶等奉推轂而欣然年勢不侔受分庭而罔愧風規可接惟君侯體之今古未殊則下官願矣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罩月之期露草滋山寸莖有梢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逴逴數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而追

颷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絶海委名勵巳蛟鐔伸獨斷之能偶跡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死罪云云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見文粹集本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

然而不達者蜕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蜕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蜕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令又不然使有聞之於令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

失無不經於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州縣部

與雍州崔録事司馬録事書　李嶠

月日三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致書於崔録事司馬録公事一作執事嶠聞彩異彰施不足以遇離婁之目聲殊操暢未可以接延陵之耳況乎玄黄莫主宫徵舛節將何以移於好事藉賞知音者乎伏惟公等思侔天假道合神契清襟與秋水俱映縟藻共春葩競發風雲感

其聲律墻仭深其閫奥羽陵緗簡遥開博綜之門洞庭金石近入鏗鏘之韻固以重規坐右連華史筆深思匠之真筌畢文心之能事嶠學術蕪淺才藝寡薄弓冶遺業獨事斯文而衣冠後進多慙接武頃以三餘暇景四時風月斗酒娛樂嚶鳴感召春還江北時興楚客之謡木落淮南乍動潘生之思有同狂簡無近雅什不意頻降德音猥垂訪逮恭承嘉惠揣摩虛寡鑒淄水而慙容遵壽陵而恧步但以螢燭光耀尚增輝於暘谷畎澮微

流且朝宗於水府敢縁斯義上呈如别大夫攄思空擬於登高小子裁章顧羞於調下某再拜

與夏縣崔少府書

安咸足下伏聞高義之日久矣緬惟徽範虔想德音山川澗契風月勞心何嘗不煎九廻苦百慮向清風而披襟仰高門而企躅然執事者庸詎知哉蓋理或宜符雖違必契物有彙感雖遠必臻龍虎鬱風雲魚龍一作鳥歸林壑同聲相應孔乂精微之書同翼共飛馬生通博之

史僕竊不遜仰希古人以為天下襟期一作帶非四海兄弟
欵平生於千載感氣義一作意氣於一言道或乖膠漆不能
同其異志苟合楚越無以異其同萬里比鄰寧須羣聚
而會百年叶契何必偃伏而遊昔者鍾君西入邀蔣生
為臭味延陵北遊欵國僑為舊識斯並未言而信不介
而親芬若椒蘭婉同琴瑟何哉誠相期之有素也若下
官者落拓無繫支離少合向嘗効一藝於友朋闕一作開
一竒於卿相形淪散冗名棄草澤通人未曾接賞談士

不以挂言行為誚累動成喩鄙然敢獻區區之心者徒以螢燭之光不逮日月而稟照之理同涓滴之水無覬江河而體潤之原一也故輙布之於左右以為魏蜀兩俊可復生於今吳鄭兩賢不獨美於古此褊心所度足下豈有意耶且僕智不効於一官謀不周於千慮德慙季路訢甚伯寮畏此簡書就兹文墨首路之日馳情下風不為燕雀聯翩鴻鵠已遠形留神往室邇人遐孤此宿心延竚何極然喜遇賢季得抒幽襟直置心許居然

目擊竊以通家自任更將覩興為歡聊下拂塵之榻便登勒銘之座芝蘭在室久久逾芳花蕚連枝韡韡交映徒覩其室居閑曠庭草蕪沒高窓納景密樹棲煙筵有丘中之琴案多濠上之帙懷情落落無事草玄虛館陰陰自然純白此傲吏之遺賞高人之遠致也加復披玩華藻終朝忘倦珠明玉潤雲蔚霞舒符彩相燭稀聲間起彫逾繪素采奪華蟲之飾韻動旋宮響入飛龍之奏三月忘味疇足為多一朝投筆於是乎在想望光景若

覩清顔下官才不逮人學非通敏徒以聞長者之餘論忝好事之末流有時感激斐然牽課但短綆之才嗟於不及挈瓶之智患在屢空頃者闗塞羈遊風塵旅泊抒情歌事畧有短篇未足追踵詞人亦以言其所志竊不自外思簡知音所兾南郢之聲時參委巷東里之潤或被庸章則駑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儔於六翮矣仍恐豚肩禱薄未足享盈車之報犒餌非香不能致吞舟之獲耳僕事已清白尋就西轅仰承背夏涉秋方期戾止

契濶不一作未會我勞如何勉敬風猷時敦景行李某諮一作白

此篇六百八十七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刑法部上

獄中上陳後主書　傅縡

夫人君陳書作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南史作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

人在側宦豎弄權見(陳書作惡)忠直若仇讐視黎民(南史作百姓陳書作生民)如草芥宮女(陳書作後宮)曳綺繡廐馬食菽粟百姓離散(南史作兆庶流離)轉(陳書作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南史作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後主怒賜死)

獄中上隋高祖書　于仲文(見隋書本傳)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重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

妻子不愛身命冐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没披露肝膽馳赴闕廷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兖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寇於梁郡破檀讓於葵堤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鮮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尉迴將也英華作貔虎非）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揔馭燕趙南鄰羣冦北捍旄頭内外安撫得免罪戾第五叔智建旗黑水

興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覬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諒謙竊據二江叛渙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賑朝廷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欵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還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上巡察覆囚使歷城張明府書

李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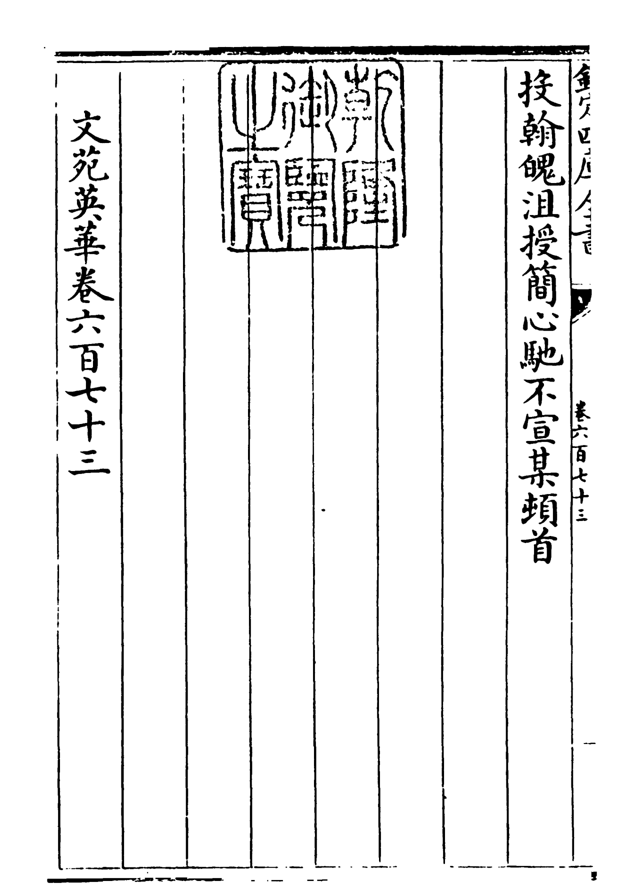
月日涇州安定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上書明公足下
側聞幽明三光止水洞窮神之察雷電六爻連山繹噬
膚之象是以金祇獻序肅帝典於秋霜瑞節宣風播皇
華於春澤鷍鳩司讞黄涉疑作沙矦清問之仁神獬推姦
素簡飛惠文之筆賔辭門而佇穆指軒郊而静害分聽
之寄其在玆乎伏惟某公孤官授社昴臣疏宗登雅譽
於羣凫照袗黻於瑞鵲青衣西指標玉壘之英詞紫蓋

南浮變金陵之間氣若乃地華承懿天才嗣武連十珥於中陽疊雙都於上國遺編默覽粹識表於神聰化池昭業精藝鄰於聖道仙查泊宿懸河通博望之津天口飛鉗鬼谷譚縱横之術文用足矣學而優矣然後銅章底務絃佩維襟泱泱大風汎游歌而成韻巖巖崇岫應宓琴而度曲誠招異感春狎仁童德禪靈遊夜呼神女屬二星齊騖八駿駢驅議馬良規兹承不宄之裔誅狼俊縣是寄埋輪之風迺者繡衣貳日錦傅詢風下璿樞

而稟漁劇玉關而致職罕鮮東夏舊辯淄澠道鼠西源近分涇渭鎬池十朱疑端衡制其輕重清河二天直繩糾其枉橤故使晨雞轂唱於酸吻夜鵲緘謡於苦哀寔棘刻東薪之苛食苗愜甘荼之戮矣嶠西垂之賤吏耳技非專業未始存於劒書迹惟太簡居然弊於刀筆頃以夀衢覩物窮途迷方自谷罕求聲之資挺險無擇陰之暇是用沿流委逝遇抵而止秉日愒景沍陰斯期一作庇而涸鱗不懸於枯肆更想江湖哀羽未摧於墜繳緬

窺雲漢退求鄙尚旋顧微軀雖質異鳳毛飾慙豹韡然嗣徽良冶挹道聖衢至於組織身文筌蹄意象照神交於千載得奥旨於三復貞筠範操秉楛羽以銘丹秀蕤敷簡搴菁華而抒素砥礪希割鉛之効巾緹庶沾玉之資豈期事以命迍跡隨冗擯沉泣與涇泥共滓悲歌將隴泉俱咽彩叨靈鑒觖三獻而孤憤影眛天機懐九方而累悒顧以為探幽詣極玄宰之貞分闋秘甄微知音之妙賞且夫清英傃雲出於煨燼之末光華孕日生自

泥沙之下是知賎有可尊明眸不忽陋而或寳清耳無遺明公銜綍帝廷影纓天闕片言之賞飛闗言疑於日署尺一之奏抗陳德於星階伏冀晰鑒蘭茁綴思茅茹俾夫集螢收曜攀若華而緊疑作翳景射鮒堙流泝扶津而飲液野籟叶編鐘之韻甘黎味和鼎之滋則樹李其緘反拋疑知執昔鯷濵據地抗嘉言於直指龍門蹈閫邀遠好於司隸兩賔不嫌於黷進二主無忤於歡接並雕芳憲序灼美清流然則古之望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投翰愧沮授簡心馳不宣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部下

諫刑書二首

中宗人冤獄書一首

救李邕書一首

諫刑書 武后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

臣本蜀之匹夫官不望達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昇在麟臺之間閣集作光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佞不諫罪莫大焉況在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日方復鉗口下列俛仰偷榮非臣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輙奏狂昧之説伏惟陛下少加察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强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變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

王者之所貴矣凡集作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宙保乂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懇天下蒼生莫不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

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游有跡涉嫌疑詞相逮引莫不窮捕考劾枝蔓（集作葉）蟠拏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惶惶莫有固志海内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臣愚（集作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

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冦邉兵革相圖集作屠向歴十載闗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飢殍集作餓死喪畧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邉境獲安中國無事隂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搆禍始

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纎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乎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義也頃年已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計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慈又屈法容

之傍訴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惡之黨決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客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理之然也臣不敢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況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黷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

陽嵺闗之埶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揺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

興亡下及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
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
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
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誡以
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
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
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
濫也寃人吁嗟感傷和氣悖亂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則

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焉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密雲而不雨農夫釋耒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天下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一有字）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

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彊覇之威哉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

疑惑相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
獄起江充行詐惑亂京師致令太子奔走兵交宫闕無
辜被害者以千萬數當此之時劉氏宗廟幾傾覆矣頼
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
論天下以一作少安耳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爲戾太
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
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
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聰

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耳乞與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二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務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微竊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旣遇非

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獄為禮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唯頌成康漢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幾致刑措者也何則刑者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

成驗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為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順濟集作人不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唯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然則為民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尊名顯號有三皇之冊明堂神又一作構萬象宣威風雨順時

百穀昌熟可謂足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于太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珍等無罪明魏真宰有功（一有又字）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僚慶悅皆賀（集作荷）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

人拄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寛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私恨之頼陛下又獨決天斷寛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肉萬死再生天地神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年集無此字八月以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氣清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會慶雲抱日五彩紛郁龍章竟天萬品咸覩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勑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

景雲司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佳集作喜氣也臣伏考之洪範驗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虛來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慘而陰雨陛下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嘉集作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不可以承喜氣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況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業不以務刑令垂拱法宮且猶議殺布政衢室而未措刑戮

臣頑愚尚疑未可況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之治用登仁壽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況陛下大聖億萬超於鄧后者乎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誡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固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

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諫匭昧死上聞

中宗人冤獄書武后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必集作死而集有字為國諫臣者必死然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容今陛下丕集作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臣真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

臣伏見陛下有至聖之德左右無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内外壅隔臣竊懼之恐後代或以為聖朝無至忠之臣故臣敢冒萬死越職上奏伏乞天恩寛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枉臣昔舜誅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皆為國討賊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況奉君命而執法者乎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殄讎頃者逆子賊

臣陰構禍難潛圖宼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頼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唯法是守唯惡是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寜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盡忠之效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者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懇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二也令乃遭誣罔之

罪被構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詰)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户死生斷絶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辜負聖主憂及慈親誠足痛恨臣比者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冒(集作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就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憎

主人被堯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儺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隂結同惡相從假使為脯肉為葅醢集作假使肝為脯肉為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儺者集作也未足以快其心况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儺切齒怨讟何窮臣竊恐今日之辜已是儺怨者相結構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照鑒集作降照哉儻萬一儺誣濫罪使凶嚚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報儺豈不枉若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羣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

勝羣共(集作羣一作構)誣成罪聖不能救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吳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彊吳起蒙戮商鞅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鼂錯事漢諸侯威彊七國驕侈(集作奢)將陵王室錯削弱其埶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姦臣之說遂族滅鼂氏以此三臣豈不盡忠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所快皆當代不覺而後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耶臣以嘉言雖無三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

下仁慈矜憐惻察且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金四萬斤及其為帝不問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者不責小疵有大忠者不求小過所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寛仁超於漢高祖固已遠矣齷齪小吏何足為陛下深責哉伏願天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其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忠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

罪於天身首異處蓋如一螻蟻耳亦何足可稱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蒙聖主任集作驅使而不以赤誠取信令乃負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汙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忠茍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恐魂魄飛揚

救李邕書見六百一十八卷表門　孔璋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諫諍上

諫陳後主書一首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一首

諫靈駕入京書一首

諫政理書一首

論時政書一首

諫陳後主書　書奏即日斬之　　章華　見陳書本傳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湘州刺史王琳不應命世祖平之高祖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諫唐太宗詰難公卿書已見六百二十三卷

劉洎

諫靈駕入京書中宗即位初年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主舊唐書作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一作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廻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代誇俗猒

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蹟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唐書作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一作兹日矣况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叶軒宫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唐書有為字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宫將遷坐京師

一作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一有有字骨鯁之謀一作謨朝廷多一有見字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唐書無此字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唐書作面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唐書作陳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一作究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

之粟踰沙絶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廹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一作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新唐書作薄河而西無一作莫非赤地循隴已集作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頼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

羸餓之餘得保沉命一作性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唐書作載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飢一作艱苦儻不堪其弊有一作一必逋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六字一作將何以述之此亦宗

廟之大機不可不深一作審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如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一作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一作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

哉實欲將一作將欲示聖人之一無之字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髙一作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一作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一有可字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峯一作岑北一作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横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

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一作聖）明之主養淳（一作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唐書作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一作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集作謀）太后平章宰輔使（一作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

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襃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不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一作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一作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隴之憂無時休也一作息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食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唐書作資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陜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

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唐書作料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逆先事後圖一作謀者失然而一無此字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一作云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謀其政亦欲退身巖谷滅跡朝廷竊感婁敬委輅干其非議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所以敢觸龍鱗死

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一作皆文粹

諫政理書 武后垂拱初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百 集作 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于周隋之

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以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于天下臣雖竒之然其說不經未足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說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夭天年幸得遊京師覩皇風親逢大聖之詔布于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贱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

問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卓絶今古(集作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冒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新唐書作靈)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唐書作先)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

乎人也天人相感隂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作遂一作遂作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隂陽太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唐書作茂遂龜龍麟鳯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唐書作和之得

也

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瑶臺起乎瓊室極荒娛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至數千人奇技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囚為奴於是陰陽大乖（唐書作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唐書作發妖見災）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滅亡此（集無此字）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

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唐書作四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人以唐書作用愁怨疾癘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唐書作戾不先不後為瘥唐書作虐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兹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者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自以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渠決黄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將後宫綵女數百千人遂泛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耳其後百姓擾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政人懷亂亡故遼東

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逆唐書作人手宗廟以隳唐書作為墟其故何哉逆天人唐書作元氣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治自非陛下合唐書作含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渺然遠思欲求太和於元氣哉此昔日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

乎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太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唐書作享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發揮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顧陛下念先帝之

休意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燦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黄帝合宫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羣聖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而為政也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揚茂五穀豐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為

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集有所字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兹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朝集作廷儻事便於今道不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輅駕蒼龍載青旂佩蒼

王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令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籍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致天下之仁壽脩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癃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

之後宫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雕琢伎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誑（唐書作營）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

息兵革之事不興還淳之迹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恨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唐書作皇堂埃蕪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伏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罇

徂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況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其斯集作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陛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論時政書睿宗景雲中　　柳澤

頃者一有因字韋氏險詖新唐書作蠱亂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掄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舊唐書作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心不休諸本作人用不保陛下睿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廟一作社於已危拯新唐書作振黎庶於將溺令厖眉鮐背歡欣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令陛下躅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有其治也危者至理也十八字一作危者安其

位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一作也）詩曰罔（一作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爾（一無此字）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一無此字）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唐書作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

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行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政朝戮（新唐書作施）暮戮而法不行矣（十四字一作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新唐書作階）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新唐書作梯）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惟陛下精（新唐書作敷）求俊哲（新唐書有使字）朝夕納諫（一作）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妄誤（唐書作忌忤　一作忌諱）願恕之以直用開諫

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進一作蓋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令儲宮肇建王府初新唐書作復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

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滋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揀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用一無用字以為東宫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宫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受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諸本無心字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

毬擊鼓比周伎藝一作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一作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遐祿厚一作福祿常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明語可誡之矣一作信矣斯語明哉至誡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

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吉一作福為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令陛下何勸之諸本無之字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令陛下何懲之諸本無之字豈非中宗一作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人則不免一作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令諸王公主駙

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二唐書作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脩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一作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

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有樸素脩業者錫以車唐書服以懲諸本作最其非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非知之難一作知之非艱行之惟難一作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訓誡一作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二唐書作人之懷天祿永終

景福是集儻陛下忽唐書作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一作皆唐文粹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五